

物语日本



【日】茂吕美耶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5

「日」茂吕美耶 著

物语日本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8年 北京



原著：《物语日本》/[日]茂吕美耶 著

通过成都同舟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E-mail: tzcopyright@163.com）

经作者茂吕美耶授权给当代中国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发行中文简体字

纸质版和电子书版权

© 2017该出版权受法律保护，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
重制、转载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84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语日本 / (日) 茂吕美耶著. -- 北京 : 当代中国
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154-0809-5

I. ①物… II. ①茂… III. ①文化史—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9852 号

出 版 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隋 丹
外文审订 杨建兴
责任编辑 隋 丹
责任校对 康 莹
封面设计 胡椒设计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 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印张 1 插页 插图 109 幅 21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新版自序

我应该可以再度提笔写书了

《物语日本》《江户日本》简体版初版第一次印刷于二〇〇六年八月上市，我记得当时的大陆市场反应相当不错，读者的热情捧场让出版社持续加印了六次。接着是《平安日本》和《传说日本》简体版也随后上市。这四本书算是我的初期作品，就冷门小众的人文社科类图书来说，不论繁体版或简体版，每一册的累计销量都还算颇佳，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的畅销书。

之后，销量逐渐下滑，十多年后，连繁体版也停止加印。由于简体版版权和繁体版绑在一起，我于是在繁体版合约期限到期时，干脆收回版权，让《物语日本》《江户日本》《平安日本》这三本书绝版，并收回《传说日本》简体版版权。

绝版后，陆陆续续又有其他大陆出版社来信征求版权，表示想让这四本书重新问世，我都婉拒了。因为我对这四本书怀有特殊感情，一直想重新整理内容，或删除修改某些文章，或补充某些新文章，让其再度出现。无奈，我必须不断出新书，否则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中那七只“喵星人”，因此除了物理性的时间外，在非物理性的精神领域上，我也缺乏余裕着手改版之事。

我是个纯粹靠稿费与版税收入糊口的专职作家。相信有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光靠不定期的稿费和非固定的版税收入，其

实很难维持生计。幸好我还有另一项翻译工作，两者加起来，才勉强可以达到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也就是贫穷线。即便如此，倘若我不勤快写书，稍微一偷懒，便会四脚朝天坠入日本社会底层之“下流老人”阶层。

所谓“下流老人”，是日本社会于二〇一五年出现的新名词。日文的“下流”（karyu）相当于中文的“下游”，除了江河水流靠近出海口之处的“下游”外，另一个意思是社会下层、底层，也就是生活贫苦、地位卑微的社会阶层。“下流老人”正是生活水平处于或低于贫穷线的高龄者，他们的特征是收入少、存款少、四周可仰赖的人少（社会孤立）。

日本人口老化速度居全球第一，目前总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65岁以上的银发族，整个国家社会已经在原地踏步了二十年。往昔的“钱都握在老人手里”的迷思早已破解，银发族户的贫穷率高达27%（二〇一六年资料）；换句话说，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银发族中，有四分之一是贫困户。如果单独抽出女性独居户的数据，则半数以上是贫困户，而我，虽然年龄还不到65岁，但收入少、存款少、独居户，正是典型的“下流老人”候补生。

大约在三年前，我曾计划再度走上社会，找一份每个月可以领薪资的工作。只是，以我的年龄和学历以及工作经历条件来看，我只能应聘时薪大约950日元的兼职工作，例如超市收款机店员或餐厅洗碗工以及在医院负责膳食的工作人员或清洁工。我不嫌弃这类工作，反正窝在家里打稿一样得做做炊事洗碗打扫等家事，不料，就在我准备应聘工作时，我的膝关节竟然出了毛病，因膝盖疼痛而导致行动不便，只能放弃出外工作的念头。医院换了好几家，从可以利用健保的大医院骨科、复

健科起，到一次至少需付 5000 日元的针灸推拿治疗院等，能去看病的地方都去了，均不见效。

这种长期的慢性疼痛真的会磨人心志，不但令我失去自信，日子也过得心神恍惚，最后甚至丧失了使用文字的能力。每当我坐在计算机前打算打稿时，往往在数小时后，却发现我只能打出彼此毫无关联的几个单词；每个单词我都懂得意思，却不知该怎么将这些单词连接成句子。文字能力失控使我甚至想去找心理医生。

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己所能完成了《物语日本》的改版，让繁体版于二〇一七年五月上市。巧的是，同一年夏季，我收到中国大陆某版权代理公司来信，表示有出版社想出这四本书，问我意下如何。商谈了几个月，我们终于在年底签订了合同。此外，我也和中国大陆其他出版社签订了几本新书合同。

扳指一算，二〇一八年居然是我出书数量最多的一年，除了新版《物语日本》《江户日本》《平安日本》《传说日本》，另有《明治日本》（四川文艺出版社）、《大正日本》（四川文艺出版社）、《大奥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繁体版新版《Miya 字解日本：食、衣、住、游》（台湾麦田出版社），总计八册。

正是这八册新书的版税令我暂时缓解了经济压力。我非常感激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在同一年度出版了我的书，让我摆脱自此停笔的念头，重新提起用单词组成句子、再用句子构成文章的兴致。

我想，我应该可以再度提笔写书了，也应该坚持不懈地写下去。

茂吕美耶

二〇一八年七月于日本埼玉县

自序

写作生涯是一场孤独的马拉松赛事

——写在《物语日本》十五周年

十五年前的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我忘了，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出了一本中文书《物语日本》，另一是在该年十月回台湾办了一场读者感恩签名会。现在重新翻看当年在签名会场拍下的那些照片，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每看完一张照片，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轻叹。那一声轻叹，感慨的不是光阴疾速，喟然的不是岁月变迁，而是“我怎么还在做同一件事？”

倘若说，写作生涯是一场孤独的马拉松赛事，那么，《物语日本》便是我的起跑线。我不知道我的写作终点在哪里，但可以感受到这十五年来，跑道两侧的日本文史啦啦队员正在陆续退出，“美耶姐加油”的助威喊声响起、间隔也正在逐渐拉长，我却像个傻瓜一样，死守在同一条跑道上不停地往前跑，跑得非常辛苦，跑得有时真想抛下一切就地坐下。

正当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精疲力尽、两眼昏花时，远流的主编来信建议：“可不可以为绝版的《物语日本》改版呢？因为那本书是许多读者心目中的日本文化入门书。”

这项建议让我如梦初醒。是啊，我没有必要一直往前跑，我可以驻足休息，甚或来个华丽转身，再度回到起跑线端详自

己留下的足迹。仔细想来，我参与这场长跑运动的初衷，本来就不是要和某某人竞赛，更不是为了打破任何成绩纪录，我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已。坦白说，我在十多岁离开台湾时，就把“用中文写作”当作我的人生梦想。既然如此，在《物语日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上市那一刻，我便已经达成了人生梦想，算是已经跑到马拉松终点了，何来的精疲力尽？何来的两眼昏花？

换个角度观看自己的人生，我发现，不但可以随时转换跑道，也可以随时逆向慢跑，更可以随时退出目前正在跑这条马拉松跑道，径自绕到另一条山路去爬另一座山，欣赏另一种风景。总之，今年的我，决定转身回到起跑线，反刍“实现人生梦想”时的那种亢奋感。

时隔十五年再度阅读自己的作品，说实话，我读得津津有味，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这些消遣休闲风味浓厚的文章，竟然出自自己之手。另一点很有趣，那就是这些文章的发表时期比出书日期更早，大多集中在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二年间，而就网络的流转性质来说，“历史古老”的网络文章，除非内容很特别，或真的具有占据网页空间的价值，否则没有人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转载。但我的每一篇文章，至今仍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只是作者名字不再是“美耶”，而是我不认识的陌生名字。现今，我将这些旧文章再次汇集到一起，外加两篇新文章（《北辰一刀流·千叶周作》以及《日本人与猫》，原编按），以及全新面貌的十二篇《怪谈》，祈盼可以博得旧人新人的掌声。

重新编排这些文章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比较喜欢写怪谈故事。这些怪谈故事并非我特意选编，纯粹是心血来潮

时写的余兴文章。至于上田秋成的怪谈《菊花之约》和《蛇性之淫》，范本分别是《喻世明言》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西湖佳话》卷十五《雷锋怪迹》及《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有兴趣的人，不妨找中文范本对比一下。

此外，我想对每一位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朋友说：“千万不要轻易放弃你的人生梦想，只要坚持，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美耶你太幸运了，才能梦想成真。”

不是的，不是我太幸运。只是没有人知道，我自一九九九年，用“美耶”这个名字在网络发表文章之前，到底用过多少个其他笔名，并到底在几种台湾传统杂志报章或机关杂志，发表过多少包括短篇小说的不同类型文章而已。我的人生梦想并非一蹴即至，而是用尽了各种方式，努力了将近三十年，转换了好几条跑道，好不容易才挤进目前正在往前跑的这条跑道。

追求梦想的过程非常辛苦，何况我又有永远无法跨越的时空距离问题，不过，我终究还是圆了自己的作家梦。我想，我最幸运的是，在十五六岁那个还未含苞的青涩年华，早早便立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且始终没有放弃。其实比起圆梦后这十五年来辛勤耕耘日子，圆梦前那三十年的埋首播种年月，更是苦不堪言。因此，我至少也要再苦撑十五年，才算对得起自己的人生。马拉松号角响起后，都跑了这么多年了，我干吗没事找事想中途退场呢？还是继续跑下去吧。

最后，我要向书中的大黄黄、大黑黑、“小流氓”这三只猫

致谢。若没有它们长期左右相伴，大概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如今它们都在我家院子花丛下永眠，现在代替它们在我身边陪跑的是之后陆续收养的七只喵星人。希望今年家中不管是二脚的或是四脚的，都能无疾无病平安过一年。

茂吕美耶

于二〇一七年春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剑客物语

- 第一节 孤孑剑客漂萍人生·宫本武藏 / 002
- 第二节 承先启后一代剑圣·上泉伊势守信纲 / 043
- 第三节 影响现代剑道至深的北辰
一刀流·千叶周作 / 061



第二章 忍者传说

- 第一节 来无影去无踪的特种部队·忍者的
日常与非日常 / 088
- 第二节 俳圣的巡礼纪行是秘密任务?·松尾
芭蕉的忍者谜团 / 097
- 第三节 从兵法家副情报头子·柳生一族传奇 / 106
- 第四节 服部半藏父子物语 / 112
- 第五节 骇人妖怪般的奇袭名人·风魔小太郎 / 121
- 第六节 使用诡异幻术的流浪忍者·果心居士 / 128
- 第七节 战国大名悚惧万分·飞檐走壁加藤 / 136



第三章 昔人昔话

- 第一节 沁人心脾的名曲《荒城之月》 / 146
- 第二节 犹太人的救星·杉原千亩 / 154
- 第三节 千年因缘·日本人与猫 / 164





第四章 岁时生活

- 第一节 跃身日本国民食物·拉面 / 192
- 第二节 便利平价席卷全世界·方便面 / 202
- 第三节 袒程相见热乎乎·泡汤趣 / 211
- 第四节 招财猫 / 218
- 第五节 四季色彩·岁时物语 / 229



第五章 怪谈人间

- 第一节 雪女 / 252
- 第二节 无脸人 / 256
- 第三节 二十年的空白 / 259
- 第四节 鳗鱼之怪 / 261
- 第五节 死神 / 264
- 第六节 人面疮 / 271
- 第七节 应声虫 / 273
- 第八节 尼姑的忏悔 / 275
- 第九节 桂花 / 279
- 第十节 第二个房间 / 283
- 第十一节 菊花之约 / 288
- 第十二节 蛇性之淫 / 297



第一章

剑客物语



第一节 孤孃剑客漂萍人生・宫本武藏



► 最广为人知的宫本武藏浮世绘，歌川国芳画。

日本当代名作家直木三十五^①，于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在NHK广播节目中，将宫本武藏^②贬斥得一文不值。同为当代名作家，亦是文艺杂志《文艺春秋》创办人的菊池宽^③，听了广播节目后，挥笔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刊登在《文艺春秋》。针对此文章，直木三十五也写了一篇文章反击，两人展开一场激烈笔战。日后，两人又在《读卖新闻》举办的座谈会中，面红耳赤地争论“宫本武藏到底强不强”的问题。当时，直木三十五坚持：

“宫本武藏在《五轮书》中说，他从十三岁到二十九岁，始终在钻研兵法剑术，而且历经六十余回比武，从来没有败在对方手上，因此是举世无双的剑豪。但是，他挑选的比武对手，都非一流剑客，也从来没有和关东地区的著名剑客比武过，终生窝在关西地区，这样还能自称是举世无双的剑豪吗？”

菊池宽是宫本武藏的粉丝，当然口沫横飞滔滔雄辩。凑巧历史小说名作家吉川英治^④也在席上，于是直木三十五矛头一转，直逼吉川英治：“吉川君，你认为怎样？”

吉川英治只是淡定回说：“我的看法和菊池先生类似。”

之后，直木三十五又在《文艺春秋》展开“宫本武藏其实

① 直木三十五（1889—1934）：日本小说作家、编剧、导演。日本文学界两大奖项之一的直木赏，正是为了纪念直木三十五而取名，这项奖项以已出版的通俗文学作品为对象，另一项芥川赏则以纯文学的新人作家为对象。

② 宫本武藏：（1584？—1645）：江户时代初期的剑术家、兵法家、艺术家，是使用大小二刀之“二天一流”剑道始祖，“二天”意味太阳和月亮、阴与阳。

③ 菊池宽（1888—1948）：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记者，《文艺春秋》创办人，亦是芥川赏、直木赏设立人。

④ 吉川英治（1892—1962）：日本小说家。



► 吉川英治《宫本武藏》大活字版第一卷与第二卷书封。

不强”的论调，并公然指名道姓要吉川英治出面同他笔战。不过，吉川英治始终沉默以对，直至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才在《朝日新闻》开始连载名满天下的剑豪小说《宫本武藏》。这部大作，大概正是吉川英治回复直木三十五的答案吧，遗憾的是，直木三十五于前一年过世了。吉川英治在《随笔·宫本武藏》中坦承，其实参与座谈会那时的他，对宫本武藏的事迹仅具有初步知识，而公开下挑战书的直木三十五，则对日本剑道史研究颇深，他当然不敢应战，只能将此问题当作身为小说家的自己的作业，开始认真研究宫本武藏。

话虽如此，直木三十五是否打心底否认宫本武藏的剑术呢？根据他所著的《日本剑豪列传》中《宫本武藏卷》，我感觉，

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直木三十五只是不愿意盲目追随世间的固定观念而已。毕竟，宫本武藏确实没有和同一时代的剑豪柳生宗矩^①等人比武过。

其实，无论哪一个时代，“宫本武藏到底强不强”的问题，似乎都是日本男性作家们偏爱的争论焦点。往昔如此，现今也仍是如此。站在女人的立场来看，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另一方面，更会感到：“男人实在很无聊，却又很可爱。”你管人家到底强不强？反正死无对证，难道你能叫宫本武藏和柳生宗矩再活过来一次，到电视台表演公开比武？不过，这终究是女人的论调，不是男人的观点，因此，在日本男性之间，“宫本武藏到底强不强”依旧是个可以争论得口干舌燥的话题，且是个永远没有结果的问题。

我不知道宫本武藏的剑术到底强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相信，他终生是个“孤孃剑客”。

从《五轮书》序文中的记载推算，宫本武藏应该生于一五八四年，故乡是位于冈山县东北部的英田郡大原町宫本村（今为美作市），紧邻兵库县与鸟取县。父亲是新免无二斋^②，据说本来为某城主的家臣之首，却不知为何，沦落为乡间剑士，蛰居深山小村中。武藏的母亲似乎在武藏三岁时抛夫弃子离家出走，之后再嫁他人，因此，武藏从小就未曾享受过母爱的照拂。只是，武藏没有留下有关自己幼年时代的只言片语，

① 柳生宗矩（1571—1646）：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武将和剑术家，德川将军家的剑术师傅，大和国柳生藩第一代藩主。

② 新免无二斋：生卒年不详。